

潘尼乌姆——第三号

异象与所定的时候：先知性的平行

Jeff Pippenger

2025-02-28

十童女的比喻在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中一字不差地重演。哈巴谷书第二章在指出那在末时说话的异象时，阐明了这个比喻的核心。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他要对我说什么，并看我在被责备时当如何回答。耶和華回答我说：把这异象写下来，清楚地记在版上，好让读的人可以奔跑，因为这异象还有指定的时间，到了结局它必显现，并不虚谎；虽然迟延，你要等候，因为它必然来到，绝不迟延。看哪，心里自高的人，他里面并不正直，但义人必因他的信心而活。哈巴古书 2:1-4。

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七节也指明了“预定的时间”。

这两位王都心存作恶，同席说谎，但计谋不会得逞，因为结局还要到所定的时候才会来到。但以理书 11:27

由罗马所确立的“异象”是为“所定的时间”而设；两位心怀奸计、同席说谎的君王标示出一个预言性的路标，这个路标在异象“说话”之前就已到来。在所定的时间之前，两位君王说“谎言”；到了所定的时间，当异象“说话”时，它并不说谎。所定的时间就是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而那次同席会晤标志着一个预言时期的开始。“异象”在历史上应验于星期日法令之时，但它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就已确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忠信之人被告知要等候这异象，也被告知要传扬这异象。若异象尚未确立，他们就无法在其应验之前将之传扬。

耶利米代表那些“等候”异象的人：

主啊，你是知道的：求纪念我，眷顾我，为我向逼迫我的人伸冤；不要因你的忍耐就把我夺去；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称为你名下的人，万军之耶和華啊。我没有坐在讥诮者的会中，也不欢乐；因你的手临到我，我独自静坐，因为你使我满怀忿怒。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口为何无法医治，不肯痊愈？你岂竟对我全然像个说谎的，又像枯竭的水吗？因此，耶和華如此说：你若回归，我就将你带回，你必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作我的口；使他们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在百姓面前成为一道坚固的铜墙；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華说的。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书 15:15-21。

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纪念”的象征被标记之处。

在那里，那本该常被纪念的安息日成为最终的考验问题。

在那里，那被遗忘的推罗的淫妇被纪念。在那里，神纪念巴比伦的罪，并给她加倍的审判。

“说话”所在的路标是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因为在那里，地兽像龙一样“说话”。在同一个路标上，巴兰的预言线中的驴也“说话”。当施洗约翰出生时，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这位被上帝禁止说话的人，便“说话”。

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婴孩行割礼,便要按他父亲的名字给他起名叫撒迦利亚.他母亲却说:不然!要叫他约翰.他们对她说:你亲族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他们便向他父亲打手势,问要给他起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众人都惊奇.他立时口开舌解,就说话,称赞神.路加福音 1:59-64.

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教皇制度的致命伤得了医治,她成为那“属七个之中的第八个”国度;而美国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是那“属七位中的第八位”的总统.同时,十四万四千人被高举为旌旗.十四万四千人是那“属七个之中的第八个”教会.在星期日法令时,数字八被标记;并且正是在第八日,约翰受了割礼,撒迦利亚开口说话.“撒迦利亚”的意思是神“纪念”了.星期日法令是假冒那本应被“纪念”的真安息日.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推罗的淫妇被“纪念”.正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神“纪念”巴比伦的罪,并将对她的审判加倍.

耶利米代表那些经历第一次失望、并等待那迟延之异象的人.他代表那些忠心的人,在所定的时候,当异象发声而说不说谎时,成为神的口.那在所定时间发声的异象之前,有两位君王同席,在一张桌前彼此说谎.那件事先于星期日法令,因此发生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所述的帕尼乌姆历史之中;那也是“劫夺百姓的人”建立“异象”的同一时期.

在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盗也要自高,为要成就那异象;但他们终必败亡.但以理书 11:14.

“强盗”指的是罗马,而末世的罗马就是天主教.教皇坚立这异象,他是在主日法颁布前不久的时期这么做的.他通过干预帕尼乌姆之战而做到这一点,在那场战役中,特朗普战胜了普京.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同一年,异教罗马进入预言史.庞培大帝于公元前63年攻占耶路撒冷.此事发生在他东征期间,当时他介入了哈斯蒙尼王朝兄弟希尔卡努斯二世与亚里斯托布鲁斯二世之间的内战.庞培支持希尔卡努斯二世,围困耶路撒冷,并在三个月的围城后最终攻下该城.这标志着犹太地独立的终结,以及罗马对该地区统治的开始;随后该地成为罗马统治下的一个行省.

在星期日法令之前,教皇介入了与帕尼乌姆之战相关的历史.当他进入预言史时,他的出现确立了那将在美国星期日法令“指定时候”“发声”的异象.那“迟延”的“异象”,就是那项失败的预测,它标志着十童女比喻中“迟延时期”的开始,也标志着启示录第十四章三位天使中的第二位天使的到来.这项失败的预测开启了一个等候的时期,并且即便它迟延,仍鼓励人们“等候”它的应验.

在米勒派历史上,1844年8月12日至17日于埃克塞特举行的营会标志着“迟延时期”的结束.一次因预言失败而引发的失望,开启了一个旨在使两类童女的品格得以定型的等候时期,随后又对先前失败的预言作出了解释.埃克塞特所作的解释明确指出了异象在应验时所涉及的细节.同样的特征也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中看到,那时基督带着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从那时起,基督就直接教导门徒将要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

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被杀害,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 16:21.

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所引的那节经文位于两件事之间:耶稣先指出,彼得在认出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时,是受了圣灵的指引;随后,当基督开始教导他们有关即将到来的十字架时,彼得反对这信息,基督称彼得为撒但.异象确立之时所启封的信息,会产生两类敬拜者,这两类都

由彼得所代表。

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帕尼翁,它们都通向所定的时间:在基督的路线中是十字架,在米勒派历史中是1844年10月22日,而在今天则是星期日法令。帕尼翁、该撒利亚腓立比和埃克塞特营会是同一个预言的路标。正是在这个路标上,随着教皇被引入叙事,异象得以确立。异象的确立先于所定的时间,因为该撒利亚腓立比发生在十字架之前,埃克塞特营会发生在1844年10月22日之前,而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发生在公元前63年庞培攻取耶路撒冷之前。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之前的某个时候,那位教皇,即推罗的淫妇,将公开进入预言的历史。当他这样做时,异象就被确立。

这异象在第十一章第三场代理人战争中确立。第一场代理人战争说明了最后一场代理人战争,因此最后一场将具有与第一场相同的预言性特征。南方王,以“弗拉基米尔”这一名字为代表,其意为“共同体的统治者”,将因教宗与美国总统之间的联盟而被扫灭。最后一位教宗将应验《启示录》第十七章,成为“出于那七位中的第八位”;最后一位总统也将是“出于那七位中的第八位”,十四万四千人的旗帜也将如此。

教皇与总统之间的关系起初是一种“秘密同盟”,而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与教皇的同盟也将是“秘密的”,因为在这一时期,推罗的淫妇在预言上被“遗忘”。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之间的同盟是秘密的,但与此同时,教皇却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面孔。关于那与地上诸王行淫的推罗淫妇,被“遗忘”的,是教皇制度的一个特定特征,它把她所有的罪都归并为同一类的叛逆。这个特征就是天主教会对于“无误”的宣称。看清这一事实极其重要,因此我现在将以怀特姐妹的一章来结束本文。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继续这些思路,但当你阅读接下来选自《大争论》的这一章时,请记住,特朗普内阁成员几乎每一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掺杂着五旬节派的成分,并且一直受到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的影响——他最近呼吁为《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举行公开祷告。

良心自由受到威胁

如今,新教徒对教皇主义的态度较之往昔宽容得多。在那些天主教并未居于上风、而教皇党人为取得影响而采取和解路线的国家,人们对于那些使宗教改革诸教会与教皇层级制度有所区分的教义,正日益漠不关心;一种看法正日渐占上风:毕竟,我们在根本要点上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分歧甚大,而且我们若稍作让步,便能与罗马达成更好的谅解。曾几何时,新教徒极其珍视那以重大代价换取的良心自由。他们教导儿女憎恶教皇主义,并认为寻求与罗马和好乃是对上帝的不忠。然而,如今人们所表达的观念却何等迥异!

教皇制度的辩护者宣称教会遭到诽谤,而新教世界也倾向于接受这一说法。许多人主张,以无知与黑暗的几个世纪中她统治时期所表现的种种可憎与荒谬来评判今日的教会是不公正的。他们把她骇人的残酷辩解为时代野蛮的结果,并辩称现代文明的影响已经改变了她的态度。

这些人难道已经忘记了这股傲慢的权势所宣称并维持了八百年的无误论吗?这项主张非但没有被放弃,反而在十九世纪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肯定的方式得到确认。既然罗马断言“教会从未出错;并且按圣经,将来也绝不会出错”(John L. von Mosheim, *Institutes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卷3,第二世纪,第二部,第二章,第九节,注17),她又怎能放弃那些在过去时代支配其行径的原则呢?

罗马教会永远不会放弃她对无误性的主张.凡是她在迫害那些拒绝她教条的人时所做的一切,她都认为是正当的;若有机会出现,她岂不会重复同样的行径吗?倘若现今由世俗政府施加的约束被解除,而罗马重新恢复她昔日的权力,她的暴政与迫害便会迅速卷土重来.

一位著名作家如此谈到教皇等级制度对良心自由的态度,以及因其政策成功而产生、并尤其威胁美国的危险:“美国有许多人倾向于把对罗马天主教的任何担忧归因于偏执或幼稚.在他们看来,罗马天主教的性质与态度并无与我们自由制度相敌对之处,也在其发展中看不出任何不祥的征兆.那么,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我们政府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天主教会的那些原则.”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保障良心自由.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更根本.教皇庇护九世在他1854年8月15日的通谕中说:“为良心自由辩护的荒谬而错误的学说或狂言,是一种毒害极深的谬误——一种在国家中比其他一切更应当被畏惧的祸害.”同一位教皇在他1864年12月8日的通谕中,又宣告对“主张良心自由和宗教崇拜自由的人”,以及“所有主张教会不得使用武力的人”,加以绝罚.

“‘罗马教廷在美国的特定口吻并不意味着改变态度.她只有在无能为力时才宽容.奥康纳主教说:‘宗教自由不过是被容忍,直到可以在不危及天主教世界的情况下把与之相反的东西付诸实施.’... 圣路易斯总主教曾说:‘异端与不信是罪行;而在基督教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那里的人民全都是天主教徒,且天主教信仰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会像其他罪行一样受到惩罚.’...”

“天主教会中的每一位枢机主教、大主教和主教都向教宗宣誓效忠,其中有如下字句:‘凡反对我们所称之主(教宗)或其上述继任者的异端者、分裂者与叛逆者,我将竭尽所能予以迫害并予以反对.’”——Josiah Strong,《我们的国家》,第5章,第2至4段.

在罗马天主教会里,确实有真正的基督徒.那教会里有成千上万人正按着他们所得的亮光侍奉上帝.他们不被允许接触祂的话语,因此就不能辨明真理.他们从未看见发自活泼内心的事奉,与仅仅一套形式和礼仪之间的对比.上帝怜悯而温柔地看顾这些灵魂;他们虽然受教于一种虚幻而不能使人满足的信仰.祂必使光芒穿透环绕他们的浓密黑暗.祂要向他们显明在耶稣里的真理,并且还会有许多人与祂的子民站在一起.

然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罗马教,如今与基督的福音并不比她历史上任何以往时期更相合.新教诸教会正处在深重的黑暗中;否则他们就会辨识时代的征兆.罗马教会在她的计划与运作方式上布局深远、范围广泛.她正使用一切手段,扩张她的影响,增强她的权势,为一场激烈而坚决的争战作准备,以图重掌世界,恢复迫害,并推翻新教所作的一切.天主教在各地都在步步得势.看看在新教国家,她的教堂与小堂的数量日益增加;看看她在美国的学院和神学院多么受欢迎,并且广为新教徒就读并资助;看看英格兰礼仪主义的增长,以及不断有人转投天主教阵营.这些事本应唤起一切珍视福音纯正原则之人的忧虑.

新教徒与教皇制勾结并予以袒护;他们作出了连教皇党人自己都感到惊讶且难以理解的妥协与让步.人们对罗马教的真实面目,以及其霸权所应当警惕的危险,正闭目不见.必须唤醒民众,抵制这一对公民与宗教自由最危险的敌人的步步进逼.

许多新教徒认为,天主教缺乏吸引力,其敬拜不过是一套枯燥、毫无意义的礼仪循环.此处他们错了.虽然罗马教建立在欺骗之上,但它并非粗俗笨拙的骗局.罗马教会的宗教礼仪极为震撼人心.其华丽的陈设与庄严的仪式迷惑人的感官,使理性与良知的声音沉寂.眼目为

之倾倒：壮丽的教堂、盛大的游行、金色的祭坛、镶宝的圣龕、上乘的绘画与精致的雕塑，无不诉诸人对美的热爱。听觉也被俘获：音乐无与伦比。低沉浑厚的管风琴那丰富的音色，与众多噪音的旋律交织，在其宏伟大教堂高耸的穹顶与列柱的甬道间回荡，必然使人心生敬畏与崇敬。

这在外在的辉煌、排场和礼仪，只会嘲弄那因罪而病的灵魂的渴望，正是内里败坏的证据。基督的信仰不需靠这些吸引来为自己增色。在十字架所照耀的光中，真正的基督教显得如此纯净可爱，以至于任何外在的装饰都无法提升它真正的价值。在神看来有价值的，是圣洁之美，也就是温柔安静的灵。

华丽的文风未必是纯洁高尚思想的标志。对艺术的崇高观念、对品味的细腻讲究，往往存在于属世而感官的人心中。它们常被撒旦利用，使人忘记灵魂的需要，使人看不见将来那不朽的生命，使人转离那位无限的帮助者，只为今世而活。

注重外表的宗教对未得更新的心具有吸引力。天主教崇拜的排场与礼仪具有一种诱人、迷惑的力量，以致许多人受了迷惑；他们便把罗马教会看作天国之门。惟有那些稳稳地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并且心灵被上帝的圣灵更新的人，才能抵御她的影响。成千上万缺乏对基督亲身认识的人，将被引导去接受敬虔的形式，却没有其能力。这样的宗教正合大众的心意。

教会自称有赦罪的权柄，使罗马教徒觉得可以自由犯罪；而该项若无之便不予赦免的告解礼，也倾向于纵容罪恶。那在堕落之人面前屈膝，并在告解中倾吐他心中的隐秘思想和意念的人，是在贬抑他的人格，败坏他灵魂中一切高贵的天性。把一生的罪过向一位神父——一个会犯错、有罪的凡人，而且往往被酒色所败坏——敞露出来，他的品格标准就被降低，因而自己也被玷污。他对上帝的观念被贬为堕落人性的样式，因为神父被视为上帝的代表。人向人作出这种有辱人格的告解，正是一个隐秘的泉源，许多污秽世界并使之适于最终毁灭的邪恶都是在那里涌出的。然而，对贪恋自我放纵的人来说，向同为凡人的人认罪，比向上帝敞开心灵更合他心意。与其弃绝罪恶，人的本性更乐于行苦修；以麻衣、荨麻和磨伤人的锁链来苦待肉身，比钉死肉体的私欲容易得多。属肉体的心宁愿背负沉重的轭，也不愿顺服基督的轭。

罗马教会与基督第一次降临时的犹太教会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犹太人暗中践踏上帝律法的一切原则，表面上却在遵守其训条上极其严苛，以种种苛刻的要求和传统加在其上，使顺从变得痛苦而沉重。正如犹太人自称尊崇律法，罗马教徒也声称尊敬十字架。他们高举基督受难的象征，却在生活中否认那位它所代表的主。

教皇党人把十字架安在他们的教堂、祭坛和衣袍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十字架的标志，到处在表面上都对它表示尊崇并将其高举。然而，基督的教训却被一大堆无意义的传统、错误的解释和繁苛的要求所掩埋。救主针对偏执犹太人所说的话，用在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身上更为有力：“他们把沉重难负的担子捆起来，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马太福音23:4。有良心的人长期活在恐惧之中，惧怕因触犯上帝而招致祂的忿怒，而教会的许多显贵却过着奢华与纵欲的生活。

对圣像和圣物的崇拜、向圣徒祈求以及尊崇教皇，都是撒旦的诡计，意在把人们的心从上帝和祂的儿子那里引开。为要毁灭他们，祂竭力使他们的注意力离开那一位——唯有借着祂，他们才能得着救恩。祂会把他们引向任何可以用来替代那一位的事物；而那一位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撒但不断竭力歪曲上帝的品格、罪的本质,以及大争战中所攸关的真正问题.他的诡辩削弱了神圣律法对人的约束,并给了人犯罪的许可.同时,他使人抱持对上帝的错误观念,使他们对祂不是以爱相待,而是心怀恐惧与仇恨.他自己本性所固有的残酷被归咎于造物主;这种残酷被体现在宗教体系中,并表现在敬拜的方式上.于是人的心思被蒙蔽,撒但便将他们据为己用,作为他的工具去与上帝争战.由于对上帝属性的扭曲观念,异教民族被引导相信必须以人祭才能获得神明的恩宠;在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之下,种种可怕的残酷行径便被施行.

罗马天主教会把异教与基督教的形式合而为一,并且如同异教一般,歪曲上帝的品格,因而采取了丝毫不逊于异教的残酷而可憎的做法.在罗马居于至高权势的时期,曾设立刑具,强逼人们对她的教义表示同意.对那些不肯顺从她主张的人,就有火刑柱.曾发生过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唯有到审判之日揭示时方能为人所知.教会的权贵在他们的主子撒但的指使下,绞尽脑汁发明手段,使人承受尽可能巨大的折磨,而不至于结束受害者的性命.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地狱般的酷刑被一再施行,直逼人类忍耐的极限,直到人的机能放弃了挣扎,受苦者把死亡当作甜美的解脱.

罗马的反对者的下场便是如此.对于她的追随者,她则施以鞭笞的规训、使人挨饿的禁食,以及各种人所能想见、令人心寒的身体苦行.为求得上天的恩宠,忏悔者以违背自然之律的方式,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他们被教导去斩断上帝为使人尘世的寄居得蒙祝福并欢愉而设立的纽带.教堂墓地里埋葬着数以百万计的牺牲者;他们穷其一生徒劳地想要制服自己的天然情感,把对同类的每一个同情的思想和感情都当作对上帝的冒犯而加以压抑.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撒但那蓄意而坚定的残忍,这种残忍在几百年间并非显现在那些从未听闻上帝的人中,乃是显现在基督教世界的心脏以及其广阔范围之内,我们只需看看罗马教的历史.借着这套庞大的欺骗体系,邪恶之君达成了他的目的,使上帝蒙羞,使人类陷入痛苦.而当我们看见他如何成功地伪装自己,并通过教会的领袖来成就他的工作时,我们就更能明白他为何对圣经如此深恶痛绝.若是读那本书,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就会显明;人们就会看见,他并没有把这些沉重的担子加在人的身上.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忧伤痛悔的心、谦卑顺服的灵.

基督在祂的一生中并没有给出这样的榜样:要男女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以预备自己进入天国.祂从未教导必须压抑爱与同情.救主的心洋溢着爱.人越接近道德上的完全,他的感受力就越敏锐,对罪的觉察越灵敏,对受苦者的同情也越深.教皇自称为基督在世的代表;但他的品格与我们的救主相比如何呢?基督可曾因为有人不向祂致敬、承认祂为天上的君王,而把人押入监狱或上拷问架吗?可曾听见祂的声音把不接受祂的人判处死刑吗?当祂被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轻视时,使徒约翰满怀愤慨,问道:“主啊,你要我们像以利亚那样,叫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吗?”耶稣怜悯地看着祂的门徒,责备他严厉的态度,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54、56)他那自称为祂在世代表的人所表现的精神,与基督所显明的精神何等不同!

罗马教会如今向世人呈现出一副美好的外表,用辩解来掩盖她骇人听闻的残酷史.她给自己披上了基督样式的外衣;但她未曾改变.过去时代教皇制度的一切原则,今日仍然存在.在最黑暗的年代炮制的教义至今仍被奉行.切莫自欺.新教徒如今如此乐于尊崇的教皇制度,正是那在宗教改革时期统治世界的同一个制度;当时神的仆人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揭露她的不义.她仍怀有同样的骄傲和傲慢僭断,曾对君王与诸侯颐指气使,并僭取上帝的特权.她的精神如今并不比当年她扼杀人类自由、杀害至高者的圣徒之时更少残忍与专制.

教皇制度正如预言所言,是末后的时候的背道。帖撒罗尼迦后书 2:3、4. 她的策略之一,是扮演最能达成其目的的角色;然而在变色龙般多变的外表之下,她隐藏着蛇那不变的毒性。她宣称:“对异端以及被怀疑为异端的人,不应守信”(Lenfant,第1卷,第516页)。这股权势,其一千年来记录是用圣徒的血写成的,如今岂可被承认为基督的教会的一部分吗?

在新教国家,有人提出一种主张:与从前相比,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差异不那么大了。这并非毫无根据,确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在于教皇制度。天主教的确与当今相当一部分新教相似,因为自宗教改革者的时代以来,新教已经大为堕落。

随着新教各教会一味寻求世界的青睐,虚假的仁爱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只觉得把一切邪恶都看成是好的才是正确的,而其必然的结果是,他们最终会把一切善都看成是恶。他们非但没有站立起来捍卫那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如今反而仿佛在为自己对罗马缺乏爱心的看法向其道歉,为自己的偏执乞求宽恕。

很大一类人,即便是那些对罗马教并无好感的人,也不认为她的权势与影响会带来多大危险。许多人主张,中世纪盛行的智识与道德黑暗助长了其教条、迷信与压迫的传播;而现代更高的智识、知识的普及,以及在宗教事务上日益增长的自由,使不宽容与暴政不可能复兴。仅仅想到在这样开明的时代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个念头本身就被人嘲笑。诚然,巨大的光明——智识的、道德的、宗教的——正照耀着这一代人。在上帝圣言敞开的篇页中,天上的光已经照耀了全世界。然而应当记得,赐下的光越大,那些曲解并拒绝它之人的黑暗也就越深。

带着祷告的研读圣经,会使新教徒看清教皇制度的真实本质,并使他们憎恶并远离它;但许多人自以为聪明,以致不觉得需要谦卑地寻求上帝,好让他们被引导进入真理。虽然自诩开明,他们却对圣经和上帝的大能一无所知。他们必须找些办法来安抚自己的良心,于是他们去寻求那些最不属灵、也最不使人谦卑的东西。他们所渴望的是一种忘记上帝却被当作记念祂的方法。教皇制度正好适合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它为两类人而设,几乎包罗全世界——那些想靠自己的功德得救的,和那些想在罪中得救的。这就是它权势的秘密。

一个极度智识黑暗的时代,已被证明有利于教皇制度的成功。还将证明,一个极度智识光明的时代,同样有利于它的成功。在过去的时代,当人们没有上帝的话、也没有对真理的认识时,他们的眼睛被蒙蔽,成千上万人落入罗网,看不见为他们的脚张开的网罗。在这一代,有许多人被人类的臆测与“伪称为科学的东西”的耀眼光芒所眩惑;他们辨不出罗网,像被蒙着眼一样轻易地走了进去。上帝的旨意是,人类的智力当被视为造物主所赐的礼物,并用来服事真理与公义;但当人怀抱骄傲与野心,把自己的理论高举过于上帝的话时,聪明反倒能造成比无知更大的伤害。因此,如今那动摇人对《圣经》的信心的伪科学,将会像黑暗时代对知识的压制为其扩张开辟道路一样,在为人们接受教皇制度及其悦人的形式作准备方面,同样取得成功。

在美国正在进行的那些旨在为教会的制度与习俗争取国家支持的运动中,新教徒正步教皇派的后尘。不止如此,他们还在为教皇制度在新教的美国重新夺回其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上地位打开大门。更使这一运动意义重大的,其主要意图在于强制人们守星期日——这一习俗起源于罗马,并被她声称为其权威的标志。正是教皇制度的精神——顺从世俗风俗、把人间传统置于上帝诫命之上——正在渗透新教诸教会,并引导他们去从事同样高举星期日的工作,正如教皇制度以往所做的那样。

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即将到来的争战中将被动用的各种势力,他只需追溯罗马在过去时代为达成同一目标所采用手段的历史记录.若想知道教皇派与新教徒联合会会如何对待那些拒绝他们教条的人,就看一看罗马对安息日及其捍卫者所表现的态度.

皇帝敕令、大公会议,以及在世俗权力支持下的教会条例,是异教节日得以在基督教世界获得尊崇地位的途径.强制遵守星期日的第一项公共措施,是君士坦丁颁布的法律.(公元321年)这道敕令要求城镇居民在“可敬的太阳之日”休息,但允许乡民继续其农事活动.尽管它实际上是一项异教法令,但在皇帝名义上接受基督教之后,仍被他加以执行.

事实证明,皇家诏令不足以替代神的权威.尤西比乌,这位寻求王公贵族青睐、并且是君士坦丁的特别朋友和谄媚者的主教,提出主张说基督已将安息日移到了星期日.为这一新教义,没有提出任何来自圣经的见证.尤西比乌本人也在无意间承认了其虚假,并指向这项改变的真正作者.他说:“凡是安息日有义务去做的一切事,我们都把它们转移到了主日.”——Robert Cox, *Sabbath Laws and Sabbath Duties*, 第538页.然而,关于星期日的论点虽毫无根据,却助长了人们践踏主的安息日的气焰.凡想要得世人尊荣的人都接受了这流行的节期.

随着教皇制度日益巩固,推崇星期日的工作继续进行.有一段时间,人们在不去教堂礼拜时仍从事农业劳动,第七日仍被视为安息日.但变化却在稳步发生.圣职人员被禁止在星期日就任何民事纠纷作出裁判.不久之后,无论身份高低,所有人都被命令不得从事普通劳动;自由人违者罚款,仆役违者鞭答.后来又规定,富人将被处以失去其一半产业的惩罚;最终,若仍顽固不从,便要沦为奴隶.下层民众则要遭受永久放逐.

人们还诉诸于神迹.除其他奇事外,据报道,有一位正要在主日耕地的农夫在用铁器清理他的犁时,那块铁牢牢地黏在了他的手上,他因此带着它过了两年,“令他极其痛苦和羞耻”.——弗朗西斯·韦斯特,《主日的历史与实践论述》,第174页.

后来,教皇下达指示,要求堂区神父告诫那些违犯主日的人,并劝他们去教堂祈祷,免得给自己和邻舍招致大祸.一次教会会议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证——这种论证广为采用,甚至连新教徒也不乏其用——即因为有人在星期日劳动时被雷击,这天必定就是安息日.主教们说:“显而易见,上帝因他们忽视这一天而何等震怒.”于是发出呼吁,愿神父与牧师、君王与诸侯,以及一切信徒“竭尽所能、尽心尽责,使这一天恢复其应有的尊荣,并且为着基督教的声誉,今后更加虔诚地遵守它.”——托马斯·莫勒:《关于主日之名称、概念与遵守的六场对话》,第271页.

各次教会会议的法令被证明不足以奏效,于是恳请世俗当局颁布一道足以使民众心生恐惧并迫使他们在主日停止劳作的法令.在罗马举行的一次主教会议上,先前的一切决定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庄严的方式得到重申.它们也被纳入教会法,并由民政当局在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予以执行.(参见 Heylyn,《安息日史》,第2部,第5章,第7节.)

然而,缺乏关于守星期日的圣经权威,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尴尬.人们质疑他们的教师是否有权为尊崇太阳之日而废弃耶和華明确的宣告:“第七日是耶和華你神的安息日.”为了弥补圣经见证的缺失,不得不采用其他权宜之计.十二世纪末左右,一位热心提倡星期日的人访问了英格兰的各教会,却遭到忠于真理的见证人的抵制;他的努力毫无结果,以至于他暂时离开了该国,四处寻找可以强制推行其教训的手段.他回来时,这一缺口已被补上,后来他的工作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他带来了一卷自称出自上帝亲自颁布的卷轴,其中包含了关于守星期日的必要命令,并附有可怕的威吓,用以恐吓不服从的人.这份珍贵的文件——

和它所支持的制度一样卑劣的伪造品——据称是从天而降,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圣西缅的祭坛上被发现.但事实上,它出自罗马的教皇宫殿.为了增强教会的权势与繁荣而进行的欺诈与伪造,在历代都被教廷层级视为合法.

这份文书禁止在星期六下午自第九时(下午三点)起劳动,直至星期一日出;并宣称其权威已由许多神迹所证实.据称,超过规定时刻仍然劳作的人会突发瘫痪.一位磨坊主试图碾磨他的谷物,结果看到涌出的不是面粉,而是一股血流;尽管水势湍急,磨轮却静止不动.一名女子把面团放进烤炉,取出时却发现仍是生的,尽管炉子非常热.另一名女子在第九时已把面团预备好要烤,但决定把它搁到星期一再说;第二天她发现,它已在神力之下被做成了面包并烤熟.一个在星期六第九时之后烤面包的男子,第二天早晨把它掰开时,血从中涌出.星期日的拥护者正是借助这种荒谬而迷信的捏造,企图确立它的神圣性.(见 Roger de Hoveden,《编年史》,第2卷,第526—530页.)

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一样,通过将古代安息日的一部分并入星期日,人们对星期日的重视得以加强.但所要求守为圣的时间并不一致.苏格兰国王的一道敕令宣布:“星期六自中午十二点起应当被视为神圣”,并规定从那时起直到星期一早晨,任何人都不得从事世俗事务.—Morer,第290、291页.

然而,尽管人们竭力要把星期日确立为圣日,教皇党人自己也公开承认安息日来自上帝的权威,以及那项用以取代它的制度乃出于人的创设.十六世纪,一次教皇会议直言宣告:“让所有基督徒都记住,第七日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并且不仅被犹太人接受并遵守,也被一切自称敬拜上帝的人接受并遵守;只是我们基督徒已经把他们的安息日改为主日.”——同上,第281、282页.那些擅自篡改神圣律法的人并非不知自己所作所为的性质;他们是在蓄意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

罗马教会对那些与她持不同意见者的政策,在对瓦勒度派长期而血腥的迫害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其中有些人遵守安息日.还有一些人也因忠于第四条诫命而以类似的方式受苦.埃塞俄比亚和阿比西尼亚诸教会的历史尤为重要.在黑暗时代的阴霾中,中非的基督徒被世人忽视并遗忘,他们在信仰实践上享有自由达数百年之久.但最终罗马教会得知了他们的存在,阿比西尼亚的皇帝不久便受诱骗而承认教皇为基督的代表.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让步.

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守安息日,违者将受最严厉的惩罚.(参见迈克尔·格德斯《埃塞俄比亚教会史》,第311、312页.)然而,教皇的暴政很快成了一副难以忍受的枷锁,阿比西尼亚人决心把它从自己的颈项上卸下.经历一场惨烈的斗争之后,罗马天主教徒被逐出他们的领土,古老的信仰得以恢复.诸教会为重获自由而欢欣,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所学到的那一课——关于罗马的欺骗、狂热与专制权力.在他们孤立的国土之内,他们甘于自守,不为其余基督教世界所知.

非洲的诸教会遵守安息日,正如罗马教皇的教会在完全背道之前所遵守的一样.他们因顺从上帝的诫命而守第七日,同时也为了合乎教会的习俗,在星期日停止劳作.罗马一旦取得至高权势,便践踏上帝的安息日,以高举她自己所定的日子;但隐藏了近一千年的非洲诸教会并未参与这场背道.当他们受罗马辖制时,被迫废弃真安息日而抬举伪安息日;然而他们一旦重获独立,便回到顺从第四条诫命.

过去的这些记录清楚地揭示了罗马对真正的安息日及其捍卫者的敌意,以及她为尊崇其所创立的制度而采用的手段.上帝的话语教导说,当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高举星期日

而联合时,这些情景将会重演.

启示录第13章的预言宣称,那只长着如同羊羔的两角的兽所代表的权势,要使“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敬拜教皇权——在那里用“像豹的兽”来象征.那两角的兽还要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作个像”;并且又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受那兽的印记.启示录13:11-16.已经指出,有两角如同羊羔的兽所代表的权势就是美国;当美国强制守星期日——而罗马声称这正是对她至上权威的特别承认——这预言就要应验.然而,在向教皇权致敬这件事上,美国并不会是孤单的.罗马在那些曾承认其统治的国家中的影响力,至今远未被消除.并且,预言还预示她的权势将得以复原.“我看见兽的一个头似乎受了致命的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第3节.所谓“受了致命的伤”,是指1798年教皇权的垮台.此后,先知说:“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保罗明言,“那不法的人”要一直存留,直到第二次降临.帖撒罗尼迦后书2:3-8.直到时间的终结,他都要继续推进迷惑人的工作.启示者也指着教皇权宣告:“凡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它.”启示录13:8.在新旧两大陆,教皇权将借着人们对星期日制度的尊崇而受人致敬;而这一制度完全建基于罗马教会的权柄之上.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预言研究者已向世人呈现了这份见证.正在发生的事件显示,这一预言正迅速走向应验.新教教师在守星期日的问题上,同样宣称拥有神圣权威,也同样缺乏圣经依据;这与那些为取代上帝命令而捏造神迹的教皇派领袖并无二致.那种断言——上帝的审判临到人是因为他们违犯了“星期日安息日”——将会被反复提出;如今这种主张已经开始被鼓吹.而一场强制遵守星期日的运动正迅速得势.

罗马教会的精明与狡诈令人惊异.她能洞悉未来.她静候时机,因为她看见新教诸教会借着接受那虚假的安息日向她致敬,并且正准备用她昔日所采用的同样手段来强制推行它.那些拒绝真理之光的人还会寻求这个自称无谬的权威的援助,以高举那源自她的制度.她会多么乐意在这件事上援助新教徒,并不难猜想.还有谁比教廷领袖更懂得如何对付那些不顺从教会的人呢?

罗马天主教会,连同其在全世界的所有分支,构成一个由罗马教廷控制并旨在服务其利益的庞大组织.它遍布全球各国的数以百万计的教友,被教导应自视为受对教宗效忠之义务所约束.无论他们的国籍或所处的政府如何,都应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一切其他之上.即便他们可能宣誓效忠国家,但在这誓言背后,还有对罗马教廷的服从誓愿,使他们得以免除一切与其利益相抵触的誓约之约束.

历史见证了她巧妙而持久地设法将自己渗入各国事务;一旦取得立足之地,便为推进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使君王与人民走向毁灭.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迫使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作出如下非同寻常的誓言:“我,阿拉贡人的国王彼得,声明并承诺永远忠诚并顺服于我的主君教皇英诺森、其天主教继任者以及罗马教会,并忠实地使我的王国始终顺服于他,捍卫天主教信仰,并迫害异端邪恶.”——约翰·道林,《罗马主义的历史》,卷5,第6章,节.

55. 这与有关罗马教宗权力的主张相一致,即“他有权废黜皇帝”,并且“他可以解除臣民对不义统治者的效忠义务”.——Mosheim,卷3,第11世纪,第2部,第2章,第9节,注17.

并且要记住:罗马夸口她从不改变.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英诺森三世的原则,至今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原则.只要她有权力,她就会像过去各个世纪那样,以同样的力度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新教徒在提议于高举星期日的事业上接受罗马的援助时,对自己在做什么知之

甚少.当他们一心要成就自己的目的之时,罗马却在谋求重建她的权势,夺回她失去的至上地位.一旦在美国确立这样一种原则:教会可以利用或控制国家的权力;宗教规条可以由世俗法律强制执行;总之,教会与国家的权威将主宰良心,那么,罗马在这个国家的胜利便成定局.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将只会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圈套之时,才明白罗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她正在默默地增长势力.她的教义正在立法殿堂、在各教会以及在人们心中发挥影响.她正堆砌她那高耸而宏伟的建筑物;在其中隐秘的深处,她昔日的迫害将会重演.她悄无声息、不为人察觉地加强她的力量,以便在时机来临、她出手之时推进自己的目的.她所渴望的只是一处有利地位,而这一点她已经在获得.我们不久将会看见,也将会感受到罗马方面的意图.凡相信并顺从上帝话语的人因此将招致责难与逼迫.《大争战》,563-581.